

撒秧的時候

“長江文藝”編輯部編

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当前农村中的生活和斗争的短篇集。

“撤秧的时候”，是写一个高小毕业的农业技术员，为了使自己的农业社成为千斤社，积极发挥创造性，改进耕作技术的故事。刻画了一个积极、热情、正直、勇敢、可爱的姑娘形象，表现了我国青年一代的大胆革新精神和朝气蓬勃的革命干劲。“老人”这篇小说，生动地讲述一个农村老媽媽的许多动人事迹，显示了我国老年一代老当益壮的革命干劲。这两篇作品，都反映了当前农村大跃进的新面貌。“六月”是以去年六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为背景，描写了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。揭露了农村的富农分子和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，企图煽动农民闹事的罪行，显示了广大农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，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不可战胜。

目 录

撒秧的时候·····	梁 鲁 1
老人·····	王汝石 23
六月·····	房树民 45

撒秧的时候

梁 魯

正是撒秧时候，我下乡搜集一些丰产材料，到了晨光高級农业社。

这个社离县城十二里，是个傣族村庄。全社共有四百二十九戶。社的办公室在一座石山下，地名叫做罗村。駐社的区干部老陈，和我原是熟人。我第一夜就住在他那里。那夜，散会以后，我和他都躺在床上。他給我介紹社里的情形。談着，談着，他忽然提出一个新鮮的問題。

“老梁，”他說：“照你看，生产队的技术員要青年好？还是要老年好？”

“这个，……”說实在話，我的确从来没有考虑过。我躊躇了一下，只得說：“只要不保守，有經驗，管他青年，老年。”

“这还用你說。”老陈笑了起来。“現在的問題是，青年一般热忱高，思想先进，但的确缺乏一些經驗；老年呢？經驗倒是不少，可一般都保守。”

接着，他就告訴我一个生产队选举技术員的經過。他說那就是我明天要去的第四生产队的事情。他說，这几天全社的生产队都在配备“三长四員”，别的队，技术員都选的壮年

和老年。这个队呢？却引起爭論了；老年和壮年人要选韦大爷，說是韦大爷經驗多，生产上有一套。可是青年和妇女却大多贊成十九岁的女青年韦建英。理由是，建英思想进步，工作积极，特別她是高小毕业生，有文化。經驗么？他們以为那是可以学得来的。韦大爷生产上虽然有一套，但是太保守了。去年推广小株密植，他还带头反对。爭論了半夜，沒有結果。队长沒有办法，只好付表决。表决以后，建英当选了。这一来老年人就很不高兴，有些人一散会就搖頭。特別是韦大爷，他公然哼着鼻子說：“哼！这回好看啦！老手倒要新手来教了。……”

“象这样，你贊成那一边呢？”老陈問。

“你的意見呢？”我反問他。

“我？”他說，“你知道我本来是搞青年工作的，我自然喜欢青年。”

說实話，他的这个問題，不大引起我的兴趣，我打了个呵欠，淡淡地說：“那就帮助她搞下去試試看吧！”

喔——喔——喔——第一次鷄啼声穿过夜空，加濃了我們的睡意，我們也就不再談下去，盖好被子就睡覺了。

第二天，老陈回县开会去了。我依照他的介紹，到白山屯第四生产队去找老农韦寿保。

那时是下午一点鐘左右，韦寿保正从地里回来，吃过午飯，在家中抽烟。他四十岁的样子，虽然一臉絡腮胡子，但眼光却很柔和，嘴角常挂笑意，看得出是一个容易說話的人。我的判断果然不錯，两三句話以后，我們就談得很投机了。

不料，還沒談几句话，門外就蹦跳着竄来一个人。

这人還沒进門，声音就先进来了，一連声地嚷着：“三叔，和你商量一件事情。三叔，和你商量一件事情。”待到发现了我，好象微微吃了一惊；随即便客气地，大方地点点头：“剛



到嗎？同志。”

這是一個十八、九歲的姑娘，綠色的短便裝，藍褲子，衣襟上露出一個水筆帽，赤著腳，說明也正是從地里回來。她眼睛深陷，臉孔白淨、紅潤，身材飽滿結實，周身放射出一種青春的光彩。更特別的，是那對眉毛，又粗又黑，簡直象剛剛用墨畫過一樣。

也沒管我答不答話，也不听三叔開不開口，她又接着說話了。她靠門站着，掠了掠頭髮，放低聲音，有些神秘地說：

“三叔，春分撒秧，我想和隊長講，請你幫撒。你細心，撒得勻。”

“要我撒？”壽保說，搖了搖頭，“我那懂你們的新經驗。”

“沒懂就學嘛！三叔，”她熱忱地說。“我開頭還不是沒懂，……這樣，三叔，不要你做別的，今年稀播，我們一畝秧地撒75斤谷本，第一批先泡300斤，你包撒勻，撒滿四畝地就得了。”

“哎呀！難搞，難搞，那個敢保一定撒得那樣合式。”壽保笑着，象在和她開玩笑。

“這個容易的，三叔，容易的，”她急切地說：“你先撒上薄薄一層，剩出谷本來，然後看那塊稀就補撒上去。”

壽保還在考慮，她又搶着說下去了，好象壽保已經答應似的，“得的，三叔，得的嘯！今年我們要搞千斤社。選種要選好，秧要撒好、護好，處處要合規格……你答應了，啊！一定吧，一畝秧地75斤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壽保一面搖頭，一面笑，“碰上你，連口都不許我開，不答應還成！只是，得先講過，一畝地撒75斤，這樣稀，往後秧難扯、你們婦女不能怪我。”

“这个我負責，包你不挨罵就是。”她說，天真地笑了起來：
“三叔，你真好，我講嘛，找三叔一定解決問題的。”

我正在揣摸，這個姑娘是誰呢！為什麼這樣關心撒秧的事，她却忽然把話鋒轉向了我：“同志，你是農業技術推廣站的？”

我說：“是呀！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帶着証章嘛！”

我以為她還有什麼話要說下去，她却轉身就走了：“好啦！我要做活路去了。有空請到我家去坐，我家就在過去一點。”她用手向村中一指，又望壽保說：“三叔，講過了……記得吧……一定哪。”

她走了，她的出現是那樣突然，消逝又那樣迅速。她的行動又是這樣的活潑，禮貌，大方，她給了我一個非常強烈的印象。我問壽保：“你們隊的？”

“是，”壽保點點頭。

“對生產很關心嘛，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韋建英，我們隊的技术員。”

“哦！”我說，我記起了老陳的談話，才想起韋建英正是第四隊的。

又過了一天，吃過早飯，村中放牛的牛角聲正在嘟嘟地响，我又到了韋壽保家里。

壽保的房子是土改分得的，靠村頭大路旁邊，離大路三丈遠近，正對大路開了一個窗口。他在窗邊放了一張簡陋的四方桌。我和壽保這時就對坐在这桌子邊，他拿起他的旱烟杆，我們的談話也正要開始，忽然听得路上有人說話。

“你又喊我去拿車，今天谷本沒得晒，建英包会有意見。”

“有什么意見，运谷本不比晒谷本更要紧？”

我从窗口望出去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路上已經摆了两架牛車，停着两条牛。两个人弓着身在修理車子。

不知怎的，自从听了老陈的介紹和見過韦建英以后，关于她的事情，都很容易引起我的兴趣。我正在納悶，他們为什么又提到韦建英。就看見建英从村里飞奔出来，还是穿的那一身綠色短便装，藍褲子。

她一面跑过来，一面气喘呼呼的喊：“喂！喂！老德哥，你到底是怎么搞的！”

修車的两个人都直起身来。一个三十多岁的黑臉汉子，就是叫老德的，他輕輕地搖了搖頭，阴沉地說：“我怎么啦！”

“莫装聾卖哑啦！”建英一气跑到車边才停住，喘着大气，理着跑散了的头发，不滿地說：“講得好好的，今天留文明在家晒谷本，你又派他去拿車。”

“嘿嘿，我以为是什么大事，这样要紧！”老德强笑着。

“什么？不是大事？”建英真生气了：“你們今天講搞千斤社，明天講做千斤亩，临到要晒谷本了，又講不是大事！”

为建英他們的爭执声所惊动，寿保也含着烟杆，伏到桌子上来看了。袅袅的青烟在我的眼前回旋，濃濃的烟叶味刺激着我的鼻腔。

“可是，社里叫去运谷本也是大事呀！”

“那个講运谷本是小事！你为什么一定要派文明去，派别人去难道粮仓不給？”

老德迟疑了一下，低声陪笑地說：“得啦！建英妹子，你

就通融这回罢！你知道，我們和第三队比賽挑肥下田，今天大家都挑肥去了。其实，谷本晒不晒……我們从来也沒有晒过。”

“哦！連你也还是这样想。”建英睜大了眼睛：“不成！講到那里去，今天都要晒谷本。这是社里撒秧要求規定的；今天留文明晒，你也同意是不是？你不赶快去找別人运谷本，耽誤了是你的事。”

“得啦！得啦！我的好建英妹子。”老德拿出一副嘻皮涎臉的样子：“你現在叫我到那里去找人？谷本明天晒罢！今天算我对不起了，我給你敬个礼。”他真的把右手举到額角，虽然并沒帶帽。

“不成，”建英歪着头，臉上現出一副絲毫也不能通融的神气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这样一个有时还带些稚气的姑娘，这时候会有那样一副坚决的表情。“这不是我和你的事情，莫說敬礼，磕头都是假的。春分撒秧，今天晒，再泡两天正正式式，今天太阳又好。明天晒？那个曉得明天是晴是雨。不同你嘻皮笑臉的，你快去找人拿車是正經。”

“得啦！得啦！講多嘴巴困，”看来老德要耍賴了。他一面去牵牛准备架車，一面对建英尽陪笑臉，“怎么对不起也就是这一回。”他向文明示意：“走吧，文明。”

本来站在旁边呆看的文明，也遲疑地要去牵牛了。

我想，事情看来很僵，这回建英要无法可想了。然而，不，建英猛然将头发一甩，眉毛一揚，厉声地喊道：“你們走！試試看，文明今天要是不晒谷本，你看我敢不敢报告社委会批評你們，登你們的报！”

不知怎的，她这一喊果然生效，正要套車的老德象是突然被人重抽一鞭似的，渾身一震，停住了。文明也惊得張开了嘴巴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早在半个月前，区供销社迟迟地沒把小苏打粉运来，建英怕耽誤浸种，就给专区农民报写了一封批評信，給登出来了，区供销社手忙脚乱地立即到外地把小苏打粉运回来。从此，村上人就說，了不得，工作搞不好，連报纸都要批評了。建英更是信服报纸，現在心里一急，又自然想到报纸去了。

老德看見建英的眉毛已經差不多連成“一”字，他也笑不起来了，也开始恼怒起来，他阴沉地說：“你一定不給文明去？”

“一定！”建英斬釘截鉄地說，連眉毛都不动一下。

“你是队长？調人由你？”老德一字一句的問。

“队长是你，可是留文明今天晒谷本队里通过，你早答应过的，你不能破坏計劃……”

“好！文明，你晒谷本去！”老德将手中的牛繩狠狠一甩，冲着建英大声說：“这个队长我不当了！”說罢，他急冲冲地向村中走去。

“当不当队长你向社委說去，这个吓不倒我，”建英一点也不示弱。“谷本今天是一定要晒的。”

看着队长发气进村去了，文明不好意思地对建英笑着，摇头：“你呀！就是这样凶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”

“凶！”建英瞪着眼睛：“我是技术員，技术上的事我不管那个管？象你，糯米粑粑一样，一点沒有原則性，还算个团員呢！”

“我早說要晒谷本，他不許，他是隊長，我有什么辦法？”文明无可奈何地解釋。

“你從來就只會說沒有辦法。”建英安靜下來了，仰頭看了看天：“好，別的先不說了，你先晒谷本去吧！記着，中午日頭大，一定要收起來，下午再晒一下……”說罷，她也向村里走去。

“你不是說今天要去黃村么？”文明一面將牛絢在路旁樹上，一面問。

“我先看隊長去，要他找人在接你拿車，不要又誤了運谷本。”

建英拐进村边屋角去了，文明絢好牛，也慢慢进村去了。路上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靜。我和寿保就仍旧在桌旁坐下来。

“哎呀！建英这个鬼妹仔，就是厉害！……”寿保不胜惊叹地說。

說老實話，我們搞农业技术工作的，看見有人認真坚持技术規格，总是特別高兴。虽然我還不知建英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留文明晒谷本，但我心里老早就站在建英这一边了。我說：“她做得对，泡种以前將谷本先晒一晒，是能够增强种子的生活力的。只是，这个隊長为什么一定非派文明去拿車不可呢？”

“这我也不大清楚。”

后来，我終於打听明白，建英本来准备今天亲自晒谷本的，但那夜开全社的技术員会，傳授由县学习回来的选种、撒秧技术，黃村屯的三个技术員一个也沒到。建英决定亲自去黃村一趟，又怕誤了晒谷本，就和隊長商量，請求今天把文明留下来晒谷本，文明是青年团员，性情虽然懦弱一点，

但接受新东西快，做事細心，队里，队长都答应了，建英就把晒谷本的技术再三交代文明。不料今天一早，社里临时通知第四队要派两个人，两架牛車，到双桥圩仓库去运新谷本。老德喜欢文明拿車熟手，以为晒谷本晚一天没什么关系，就擅自把文明抽去拿車了，他没有想到建英才做技术員就是这样一絲不苟，因而造成了这场糾紛。

十多分鐘以后，我和寿保还在桌边談着，又看見老德带了另一个社員出来，套上車，軋軋地架起走了，虽然臉色还是阴沉沉的。

当天下午，正在牛群杂乱地拥回村中的时候，我没有別的事了，就打听着到建英家里去。

她家靠村东头，进家沒看見她，只見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妇人在灶边燒火煮飯，我猜想是她的母亲，我說：“伯娘，建英在家嗎？”

“哦，同志，請坐，請坐，”老妇人回过头来，連忙站起，看来平常到她家去的干部一定不多，她对我的突然拜訪还显得有些偏促：“建英，莫講罗，这个鬼妹仔，現在变成三脚猫了，一天回家来屁股不沾板凳。剛才进家，又去看她什么……什么‘試驗田’去了。”

我請她老人家不客气地坐下来，自己也順手拉了一張凳子坐下，我問她家里的情况，向她夸奖了建英几句，她老人家就滔滔地向我叙起家常来了。从她口里我这才知道，建英是独生女，八岁上死了父亲，解放后才进学校，去年夏天小学毕业。沒考上初中，就在家劳动。起初建英情緒非常不安，

成天唉声叹气，怨恨不能讀書，又想找工作做。今天去找乡党支書，明天去找区团工委書記，到处打听，哪里吸收干部。在家做活路，也是三天打魚、两天晒网的，家里那时虽然进了初級社，她却一点也不問社里的事，社长請她帮記些工分，她也推辞。那时，眼看她一天无心无緒，到处乱跑，母亲也发愁了……这样直到今年元月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傳達下来，接着卷起了社会主义的大风暴，到处傳言，乡乡要合作化了。当时社里也需要有文化的人，乡党支部經过研究以后，竟把她派到县里学习去了，这一学习回来，她一天就眉开眼笑，忙着社里的事情，开会呀，宣傳呀，发动突击积肥呀，帮助社里写計劃，抄表格呀，日日夜夜，不是在劳动場所，就是在社的办公室或队的會議上。从此，她对母亲說：“媽，我不鬧出去讀書了，我要在乡里搞社会主义，我要和大家一道亲手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。”吃飯的时候，她就和母亲講苏联、講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，还講县里明年要建立拖拉機站、乡里要建立小型的水力发电站。一天說呀說的，把母亲的心里也說紅了，使得年老的母亲也对社会主义抱着莫大的希望。

“同志，建英說明年我們乡就要修什么电站了，那时家家能有电灯用，是么？”老人家說着說着，忽然紅了臉悄悄地問我。

“是呀，乡里已經规划啦！”我說。

“那就好罗”，老人家向往地說：“那我們老人家也搭帮毛主席的福，得見社会主义了。只是，同志，”她忽然关切地說：“你們最好替我劝劝建英，这个鬼妹仔，最近从县里带回几本

書來，夜夜开会回来都要看到鷄叫不舍得睡，我講她，她又不听，社会主义要搞，可身子也要顧呀！”

正說間，建英回来了，看見我便笑着說：“哦，梁同志你真來了。”

“你不是叫我有空來玩嗎？”

“別的同志我也叫，他們總不來。”她用挂在牆邊的破布擦了擦手，就蹲下身，搶過母親手中的扒火棍，說：“媽，你歇歇，我來燒。”

我說：“你搞了什麼試驗呀？”

她的臉刷地紅了，望了母親一眼，不好意思地說：“什麼試驗，我不過想試試看……昨天本想問你，不好意思。”

接着，她就告訴我，還在学校，她就聽到說楊明漢的模範事迹。今天決心搞社会主义了，她就想，要搞，總得搞出点名堂來，才算給社会主义貢獻了力量，近幾年來放农忙假時她都參加插秧，感到婦女每年用手插秧都很辛苦，特別是要增產就要密植，而一密植就往往趕不上季節。去年初級社種株距六寸、行距六寸的小株密植，就整整種了二十天，很多婦女手都脫皮發腫了。今年呢，社里為了更大增產，決定把插秧密度提高到株距四寸，行距六寸，一畝要比去年多插秧約一萬蔴。如果不想個辦法，將來可能要更誤季節，全國需要插秧的地方很多呢。她想，如果有個辦法能提高插秧效率，或者省掉用手插秧，那多好啊！她就暗自決心要試着解決這個問題。最近，她到縣里學習技術，工作同志見她用心，就送她幾本北京出版的农业技術書，她回來看呀看的，想呀想的，忽然想起從前見過芋頭田里掉下一兩顆谷子，以後也

长成一垄很大的禾垄，結谷很多。这是不用插秧的，她想，如果大面积也能这样做，使谷垄长得那样好，插秧不是就可省掉了么？她越想越觉得有些道理，就决定先試一試，原想試一亩，队里不答应，說來說去，才給她一分田，她今天已經叫人帮耙了，准备春分那天和撒秧同时播下去。

“我不懂技术，又没什么根据，你看做得做不得？梁同志。”說完了，他又紅着臉，期待地望着我問。

我一面听她說，一面暗自慚愧，我真料不到一个十九岁的普通的农村女孩子，竟会有这样大的眼光和气魄，竟会想到要解决这个关系着千百万妇女，关系着全国很大地区的生产問題。我們搞农业技术的人，虽然也曾經为这个問題发过愁，但我們只是埋怨国家沒有插秧机，无法可想。光想等現成的，从来沒有敢想过怎么用我們自己的双手来解决这个問題。然而她，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，不仅想了，而且动手試驗了，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气魄啊！我終究隱藏不住心里的激动，連声称贊她这种大胆創造的精神。虽然我明明知道現在很多地方还将直播改为插秧，她的試驗並沒有太多的成功希望。

“春分那早晨我就播了，”她閃亮着眼睛說。“你来指导一下好嗎！”

“好，我一定来，但不是指导，而是学习，”这时，我覺得內心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催促着，催促我尽一切力量去支持她，不容我有一点点損害她的信心的言詞和举动。

接下来我就順便和她談到了她当上技术員以后的情况，我又称贊了她昨天坚持晒谷本的精神。我說：“你这样的年紀，

当农业技术員，心里害怕不害怕？”

“开头有点怕，”她說，臉孔又泛上紅暈。“我倒愿搞宣傳工作什么的，那多干脆。可是，青年都批評我怕困难，我是团员、党的助手，我就去請教乡党支部書記，支書說：‘群众相信你，就應該担当起来，只要勤学习，多听老农的意見，什么問題都会解决的。’撒秧季节要到了，我去問我們队的老农韦大爷，准备怎样撒秧好，韦大爷說得头头是道。我又問那要搞小苏打浸种呀！这一来，韦大爷睜大眼睛了，‘什么，什么小苏打浸种，沒听过，’我心煩得要死，心想，連小苏打浸种都沒懂，又沒人問，这个技术員怎么当呀！……后来，幸亏县里想得到，开了技术員訓練班……”

我正听得津津有味，寿保忽然闖了进来：“哦，难怪那里也找不見你，你跑到这里談技术来了；走吧，就只等你一个人吃飯了。”他一面嚷着，一面不容分說地把我拉走了。

“春分”那天早晨，我回县开会去，很遺憾沒有亲自看到建英搞水直播試驗。下午，我回到社的办公室，剛坐下沒一会，建英就进来了。她捋起袖子，卷着裤脚，說明她又是剛从地里来的，我正想問她水直播的情况，她却象有什么急事似的，进門来誰也不看，眼睛一找到社主任韦增喜，就一直向他身边走去。

“主任，”建英平靜地叫道。

社主任正和总会計两个人，伏在桌子上，专心在弄一个什么数字，显然，这个数字很伤他两人的脑筋，社主任不时用手抓头，总会計有时用笔、有时用算盘算呀算的。現在社